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七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A standard linear barcode representing the ISBN number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七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25 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七六冊目次

經部·詩類

詩經詳說九十四卷(三)

〔清〕冉覲祖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詩經詳說卷四十九

平陽冉觀祖輯撰

小旻之什

弁頤句 彼鸞斯斯頤句 歸飛提韻句 提提韻句 民頤句 莫不穀句 我獨于句

罹罹韻句 何辜于天句 我罪伊何句 心之憂矣句 云如之句

興也弁飛拊翼貌鷺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鵠烏斯語辭也提提羣飛安閒之貌穀善罹憂也

毛傳弁樂也鷺卑居雅烏也提提羣貌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 小旻之什

一

宜咎將殺之舜之怨慕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鄭箋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興者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太子獨不穀養于曰罹憂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太子獨不然日以憂也

孔疏鷺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烏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鵠烏是也此鳥名鷺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莞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烏部立鷺斯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

史記周本紀曰幽王三年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太子之母申侯女爲后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又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人弗畀必伐之是放而欲殺之事也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舜之怨慕父母之時日往于田號泣訴于旻天于我之父母也

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鸞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驚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罹伊之爲叶韻在兩何字之上此先儒所未發合訂此章蓋負罪引慝之語何辜于天天卽親也不敢斥言之故呼天而言云如之何乃心口相商以求解免之辭猶俗云若何處置之意非竟安於廢棄也問伊川謂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朱子曰舜之怨返諸身以求其所未至小弁則自以爲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問此詩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卻與舜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與自以爲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語也

慶源輔氏曰怨者怨咎已之不得其親慕者思慕其親不能忘也

疏義物得自如人不如鳥故以起興

說約首四句反興 集傳疏義大全後四句俱無音叶然六帖通章作一韻則魯詩世學何並音奚解亦同也但照巧言末章例則爲通章一韻者當以提斯罹伊之爲叶韻在兩何字之上此先儒所未發

集解按羣飛安閒集注故以反興獨罹然提提上著一歸字亦似照宜臼被廢如窮人無歸而言興之取義

衍義四句分上興己不得於親下致怨慕而安之也何辜二句兩何字重致其審以探見廢之由而已之無罪意默寓於其中矣此於舜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略同但舜以己爲必有罪宜臼似以己爲無罪而疑其有何辜也意味自是不同勿講太好 我獨于舜謂獨得罪於父母而憂也何辜二句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而不見憂於父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小旻之什

二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小旻之什

三

正解以烏之得所歸興已之失所怙蓋反興也烏孝
烏能反哺故興意有取於此

按何辜二句似複時講上句屬天下句屬親可用
一說何辜是不知何以得罪於父也我罪是自省其
罪也

講父之於子天性之至親也子之不得於父天倫之
大變也我何不幸而遭其變乎今夫卉乘之譽斯則
歸飛提提而適安閒之性矣今民皆有父子之親而
莫不善也我反被父母之棄而獨罹於憂曾譽斯之
不如矣反而思之意者我之有辜於天乎不知其何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小旻之什

四

幸於天也抑我之得罪於父母乎不知我罪伊何也
思之而不得其故是以心之憂矣亦安之而已其將
奈之何哉

叔
周道句韻跋爲茂草句
韻我心憂傷句
韻怒焉如撓句
韻假寐永歎句
韻維夢用老句
韻心之憂矣句
韻疢如疾首句

興也跋跋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鞠窮愁思撓春也不脫
衣冠而寐曰假寐狀猶疾也

毛傳跋跋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鞠窮也 慑思
也擣心疾也

鄭箋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

孔疏我心爲之憂傷怒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又
假寐之中長歎此事雖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
之憂矣以成疢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

惄思釋詁文擣心疾所思在心復云如撓則似物撓
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 宣二年
左傳說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是也

跋跋周道則將鞠爲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怒焉如撓矣
精神憤眊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是以
未老而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小旻之什

五

疊山謝氏曰怒焉如撓其悲至痛如有物之撓其心
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歎憂愁多者
年少而髮白故曰維夢用老

慶源輔氏曰維憂用老維憂能老人非特能老人也
又能使人病故又繼之以疢如疾首頭痛最巨忍疢
如疾首則其病甚矣

豐城朱氏曰此章憂之一字凡三言之怒焉如撓憂
之而至於痛也維夢用老憂之而至於衰也疢如疾
首憂之而至於病也

疏義平易之路一或塞之則生草憂傷之事一或念

之而痛心皆先事而致慮之之意切以一廢一舉相對也

說約按集傳叶反皆以就首字也古義有韻 築序

按道草擣老本可一韻俱改就首字畢竟多事若將

首字讀如少以叶上較妥

合詞以我心憂傷一句作一頭假寐四句疊遞說下言憂之甚不特能使人老又能使人病有一節深一節意

衍義四句分上興已之心有所憂下言其憂之甚也以平易之道路塞之則草生興憂傷之事念之則心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 小旻之什 六

痛如搗毛傳云搗心疾也朱注只云搗春也可見是震動不寧之意若作心疾則下憂之深與又其意難明矣狀如疾首乃不病而病之意蓋人頭痛最難堪故言此以見其憂之甚

正解物之爲窮以道路窮盡而言言盡爲茂草也雖是興意而恍見異時黍離景象

指南諸家都分爲三截講從中過云然曰如搗猶止於痛也然日用老猶止於衰也似太碎破詩人渾成口氣愚意盡宜疊相承說去猶有自然之厚不必屑屑分割也

按怒焉如搗是形容憂傷之狀凡人憂深則心跳此句且不必言病假寐二句言憂能使人老心之憂二句言憂能使人病出其憂心如搗至於老且首痛也如此方不混朱傳意是如此 疾病也疾痛也因憂而病其狀如首痛也

講然我之憂終有不能安者彼蹶蹶然平易之周道一或塞之則將盡爲茂草矣况我心有憂傷之事一或念之則怒焉痛心如物之搗矣是以精神憤眊假寐之中不忘永歎維是多憂雖未老而用老也而且心之憂矣日深以至於病如疾首然蓋不能爲情之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 小旻之什 七

維桑與梓句必恭敬止句靡瞻匪父句靡依匪母句

不屬于毛句不離于裏句天之生我句我辰安在句

韻在韻

興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給

蠶食具器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迎

也毛膚體之餘氣未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

毛傳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 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 辰時也

鄭箋此言人無不嗜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

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

孔疏此假之於凡人非謂幽王所樹桑梓人體皆

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在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厯言稟父之氣厯母而生也此太子爲父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也六物歲時日月星辰是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小旻之什

八

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於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疊山謝氏曰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見其樹則思其人恩其人則愛其樹所以必恭必敬也敬其桑梓豈敢忘其父母乎父母不我愛求其說而不可得曰不知天生我之時果在何歟不可得而知也說約按舊詩世學作我辰何以必附會也古義紙韻合訂靡曠匪父靡依匪母語意猶云更無倚賴惟有

父母耳此以天性至情言非謂我瞻依父母父母亦當我愛也不屬於毛二句乃求其見棄之故而不得因爲是驚怪不自信之辭我辰安在者自咎其命之窮謂值凶時而生也

衍義四句分上興己之深愛乎親下推其所以不見愛於親而歸之天也桑梓二句以情愛輕重相對而爲興桑梓必加恭敬只是不敢輕賤翦伐之意蓋愛其親以及其植也喘息呼吸氣通於親屬毛也生之脛下一體而分離裏也注不祥主賊恩之禍言卽被廢事也蓋求不愛之說而不可得故無所歸咎而推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小旻之什

九

之於天也

正解尊父故曰瞻親母故曰依瞻者仰望敬事之誠依者顧戀追隨之意此二句言己無往而不瞻依非泛論人子然也注中宜莫不瞻依見得一瞻依皆若出於理之必然底意不屬二句是驚怪而不自信之辭

按屬毛離裏舊說分父母不是毛皮毛也言己之膚體與父母之毛相聯屬也離子裏父精母血皆出自內是爲附麗於父母之裏而生也安在猶俗云怎樣

講維桑與梓亦一木耳然以父母所植以遺子孫猶
且必加恭敬之心矣况父焉至尊庶有瞻仰之而匪
父者母焉至親靡有依倚之而匪母者尤我情之所
注矣而今父母乃不我愛豈我外不屬於父母之毛
乎豈我內不離于父母之裏乎本一氣體而至於此
不知天之生我也我之生辰果安在哉何不祥之甚
也

菀彼柳斯 句鳴蜩嘒嘒句有漼者淵 句萑葦淠淠句
興也 莺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眾也

不窩心之憂矣 句不窩假寐句
興也 莺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眾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 小旻之什 十

至遑暇也

毛傳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眾也

鄭箋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
旁無所不容 届至也言今太子不爲王及后所容
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
遑暇也

孔疏於時申后廢黜非復能容太子言不爲王及后
所容者因上疇父依母之文連言之耳太子奔申則
是有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逃竄舅家
非太子所當至故也

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於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是以
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臨川王氏曰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也所謂若窮人
無所歸也

慶源輔氏曰見物之大者無所不容以興今王尹不
能容其子使如舟之流於水中而無所届何哉

六帖四五章興意之下又以譬喻爲正意此另是一
體

說約按此與下二章皆以四句反興二句七八句另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 小旻之什 士

轉觀集傳各用是以字可見 届大全叶居氣反魯

詩世學叶居偽切古義真韻

集解按如鄭箋以柳與淵之容物興己之不容於親
固合集注獨見棄逐之意然如詩緝云物皆有依則
又能以起下不知所屬於興意更爲分明 按就親
言爲容就子言爲依從依講覺捷且不背宋傳可用
衍義六句分上興己之見棄而無所容下言憂之極
其深以柳能容乎鳴蜩淵能容乎萑葦興己不見
容於親夫無情尙能相生而有情何忍相棄異類尙
能共處而同類何忍自喫亦聽其漂泊不知其所終

者矣不遑假寐對前假寐來較前更甚

指南時說過云既不我愛則亦莫我容矣似太分析

看來詩人語氣似未有承接意思在且以物之無所不容興王之不容其子亦是輔氏小注朱注並無不容易接讀詩錄云柳茂則嘲依之而其鳴喈喈矣淵深則萑葦依之而其生淠淠矣乃爲人子而獨無所依如舟之流而無底止也此說似更妥貼王臨川謂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也所謂若窮人無所歸也以愚膚見非特言窮人無歸深傷一被棄逐有不知所終意故云不知所歸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小旻之什

三

講彼莞然之柳斯木茂盛則多鳴蟬而喈喈其有聲有灌者淵淵深而旁生萑葦則淠淠其甚眾大者之旁無所不容矣物類有容則皆有可止息之處乃我獨不見容於親如彼人所不用之舟流於水中而無可止息之處曾人不如物矣是以心之憂矣雖假寐有不暇焉何不幸之甚哉

鹿斯之奔句 維足伎伎句 雉雉之朝雊句 尚求其往句

譬彼壞木句 疾用無枝句 伎韻句 心之憂矣句 寰莫之知句 聰韻句

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雉雉鳴也壞傷病也寰猶何也

毛傳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 壞魄也謂傷病也

鄭箋雉鳴也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 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猶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 璇猶曾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小旻之什

三

而並飛也鹿雉猶得偶以俱遊今太子之見放逐棄其妃匹不得俱去是鳥獸之不如譬彼內傷病之木以內病之故是用無枝也猶太子無匹之故不得生子故我心之憂矣曾無知之者 雉雄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從佳句此雉言雌鹿不言牝鹿言足遯爲待之之勢獸走故以遯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也言又鳥獸之不如者前不如蟬葦今不如鳥獸故言又也 釋木云瘞木符某氏曰詩云譬彼瘞木疾用無枝符婁延偃內疾瘞瘞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厄偃瘦腫無枝條者舍人曰荷葉

屬下句獨爲異也

接孔以無枝喻太子無妃匹太俚爾時不當念及此無枝只是憔悴無助之意

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雉亦知求其妃匹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眉山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今王獨棄其子何哉

慶源輔氏曰以見夫物無不顧其親者以興己獨見棄逐如病木之悴而無枝何哉其意又切於前章矣

詩經詳說

卷四九

小雅小旻之什

西

詩說鹿之留羣雉之求雖皆有親屬今我既見棄則兀然孤立如壞木之無枝矣亦反其意以爲興集解按壞木無枝與上舟流無届一例蓋摹擬被廢惟悴之狀俱不宜涉比體

衍義六句分上興己之不見恩於親下歎人之莫識其憂也此以物之尚顧其類興己之不見念於親是以心之憂矣徒自傷於己而人莫之知也注人字且泛言雖含親與讒人在內尚未可說出鹿性易驚

猶戀其羣雉性耿介亦求其匹以物類尚能相顧興已反見逐而不蒙親顧也壞木無枝卽張仲文所謂

生意盡矣蓋見棄於親無復生全之樂寧莫之知空字是怪歎聲口隱痛在心徒自傷其苦言我何獨見棄更無人知也雖是泛說亦有冀王感悟意寧字可味不作豈字解

指南時說過云卽不見容苟或見思亦幸矣俱似多添注腳還各混混開說爲是不必牽連承接且謂物無不思其親亦是蘇眉山小注看來思字未甚要如朱注亦無思字以愚庸見只是相顧念其匹類之意以比王乃不顧念其子反見棄逐是以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也寧莫之知只是人莫之知寧字勿泥惟悴而無枝也

詩經詳說

卷四九

小雅小旻之什

圭

若依注訓猶何也而曰何莫之知倒不是

按物相顧反興父不顧己非己不顧父勿混寧字稍斷不與莫字連

講不但己也彼鹿斯之奔雖足伎伎然以留其羣雉

之朝雉猶知求其雌配物相顧念則皆有可生合之理今我既不見顧念於親則如生意所不及之木傷病而無枝無可生全之理曾人不如物矣是以心之憂矣人莫之或知也

相彼投兔句尙或先之句行有死人句尙或墐之墐部心之憂矣句涕既噴之句限部

君子秉心句維其忍之句心之憂矣句涕既噴之句限部

興也相視投奔行道墐埋秉執隕墜也

毛傳墐路冢也 隕隕也

鄭箋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免尙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尙有覆掩之成其墐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 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一人

孔疏墐者埋藏之名耳此言行有死人是於道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墐相望是也言此不知者謂不與走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

按授訓掩未妥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小旻之什 六

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免尙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尙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祓投免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設約接以上諸章注中父母失愛信讒棄逐余皆標出之者見其主意所在也然其實以蘊含不甚說出爲佳不然詩可以怨非其指矣且信讒字在下章九不可露

存旨尙或云者見不必闢情隨人有不忍之意

集解按上數章言心憂者五然自云如之何以至涕

隕實一節深一節又按唐荆川云五章以前多爲自怨之辭此及下章則雖自怨而實怨其親矣

衍義六句分上興王心極其忍下言己心極其憂忍字對不忍字看乃不憐恤之意若作殘忍之忍恐非人子謂親之言也涕隕以心憂而致蓋憂痛切於中故涕泣形於外乎 以人皆有不忍之心興親之獨忍此是反興曰尙或則雖未必盡然而亦不必盡無投免者同生而非類尙或先之可以見愛物之心矣死人者同類而非同氣尙或墐之可以見仁民之心矣况親親之心甚於仁民愛物乃忍之使如此 秉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小旻之什 六

心字看得活猶云存心處心也說到秉心維忍正是感之以一體至情動之以怵惕良心苟有本心未泯者必當收恤不遑矣而幽王蔽錮沈淪始終不悟謂之何哉

講又不但已也相彼免爲人所驅急而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也尙或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行路之死人初非親識也乃或墐埋之使免暴露蓋皆不忍之心也今君子秉心維其忍之於我無有憐恤之意曾待至親之不如待疎賤矣是以心之憂矣涕既已隕之而不能以自己也其將何以自解哉

君子信讒句如或醻之_{曉韻}君子不惠句不舍究之_{光韻}
伐木掎矣句掎韻析薪地矣句掎韻舍彼有罪句予之化矣句

性

賦而興也醻報惠愛舒緩究察也掎掎也以物倚其願
也掎隨其理也佗加也

毛傳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 佗加也

鄭箋醻旅醻也如醻之者謂受而行之 惠愛究謀
也王不愛太子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也 掎其
巔者不欲妄踣之掎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
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小旻之什 六

予我也舍袞如讒言之罪而妄加我太子

孔疏言君子幽王信袞如之讒曾不思審得卽用之
如有人以酒相醻得卽飲之此王所以然者君子幽
王心不愛太子之故由是聞讒卽逐不肯安舒而謀
慮之伐木尚掎其木之巔矣不欲妄踣之析薪尚掎
其薪之理矣不欲妄析之彼人尚不欲妄損析薪木
今王非理而害太子其意乃不如彼伐木析薪之人
舍彼有罪之袞如於我太子之加罪矣言太子無罪
王妄加之 醻酢皆作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也
醻有二等既醉而醻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醻至

三爵之後乃舉餽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
醻名曰旅醻謂眾相醻也此喻得讒卽受而行之故
而言掎明隨其理掎者施也言觀其製而漸相施及
故箋云觀其理是也 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
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

按此章注疏解甚明

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醻爵得卽飲之曾不加惠愛舒緩
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
者尚掎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全
彼有罪之諸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
也此則興也

豐城朱氏曰讒者之言未遽可信骨肉之親未必可
疎使王而加惠愛焉則猶有惻隱之心也舒徐而究
察之則猶有是非之心也今於我則不加愛是無復
惻隱之心於讒者又信之而不加察是無復是非之
辨矣故人之有罪則舍之而不問我之無罪者則加
之而不恤則其窮困亦甚矣

說約接古義醻究宥韻掎地佗歌韻 篡序接掎地

本叶集傳俱改叶覺多事以從就之可

詩記前數意厯敘憂若猶訴所從來至此方說出信讒二字蓋秉心之忍從信讒中來此是周家禍本作詩之故全在於此

六師凡飲酒一獻一醉往而必返至醻爵則受而不返故曰如或醻之不舒究正足上二句意

副墨伐木二句皆不妄挫折之意以興罪人不當則是妄也

說通舍彼有罪亦非欲其移罪於彼猶言不問我之有罪無罪而惟以相加正所謂不舒究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小旻之什

三

集解按幽王之逐宜自本由惑溺而曰不舒究幽王豈尚有理可察而曰伐木掎矣云皆怨慕之言也衍義四句分上病親昧察讒之明下興言親罪己之非也謹謂小人之譏己者不惠二句勿依大全朱氏分側隱是非兩平看不舒究正是不加惠愛也此二句舊作信讒之由蓋惟不惠愛舒究所以惟譏是聽玩注是一順說下乃是上言信讒之意下遂承言惟其不察所以罪失其宜舍彼二句一連講舍字從信字來加謂棄逐之加從不惠不舒究來南古云此章或過云王所以秉心之忍者以其聽信讒言故耳

莫高匪山句山韻
于垣句垣韻
莫深匪泉句泉韻
君子無易由言句言韻
耳屬句耳韻
無逝我梁句梁韻
無發我笱句笱韻
我躬不閱句閱韻
遑恤句

恐未妥蓋人惟忍心故信讒而棄子觀不惠不舒究之語其意自見此過語倒耳蓋此章只說王信讒棄子以終上章秉心維忍之意未嘗指用讒人及觀無易由言之語則知讒之投閒亦非專起於讒人也只緊連上章直講爲當此見固是亦似太拘按前段明妥

明安

正解伐木二句以人不如物爲興伐木不妄必掎其鬚恐傷其本根也析薪不妄必隨其理欲迎刃而解也興起妄聽意掎如掎角之掎三方持之恐木頑而本傷也此與下句全重不妄挫折意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小旻之什

三

講此皆聽讒故也凡飲酒一獻一醉往而必返至醻爵來而必受往而不返人於讒言若能舒緩究察而還以相質則其奸立見今君子信之如受醻爵全無沮卻推委不加惠愛於我全無核實考驗之意安能得其情乎彼伐木以物掎其鬚恐傷其本根也析薪隨其理欲其迎刃而解也凡處細微之物猶必有理矣今乃舍彼讒人之有罪而反以非理罪我乎此待人不如處物矣不亦可哀也哉

我後句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於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王於是卒以袞妃爲后伯服爲太子故告之曰母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問遑恤我後蓋比辭也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必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小旻之什 王

毛傳沒深也 念父孝也

鄭箋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 田用也王無輕用謾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 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 念父孝也 太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誰復有被讒者亦無如之何故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

孔疏箋顧下云無易由言是禁王受讒畏人知之辭

故爲窮高極深人所升入無所不至以喻知王之情也王雖逃避受讒之名猶有默心存念知王之情但不言耳然天高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可履踐之處而言也

按鄭謂由用也作無輕用謾言說與耳屬於垣不容問此四句莫是以上兩句與下兩句耶朱子曰此只是賦蓋以爲莫高非山莫深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而言亦恐有人聞之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小旻之什 王

如耳

臨川王氏曰母逝梁發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我躬不問遑恤我後者無如之何自決之辭慶源輔氏曰此章則總其始終言之申后之斷宜曰之逐雖主於袞妃伯服之讒意者幽王之昏暴必先當洩此意於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東萊先生以爲推本其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者是也無逝我梁以下四句則事已決後絕意之辭耳

六帖周宗既滅未然作已然語臣之於君爲危言以

激之也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已然作未然語子之於親爲微言以諷之也由言未便是廢后廢子之言只意有所左右便是

說約按集傳或陟其巔或入其底當在耳屬於垣處補出大意言莫高匪山則宜無人得陟可易其言矣莫浚匪泉則宜無人得入可易其言矣然君子無易由言則或陟或入皆得屬耳而聽之無所掩也如此方覺四句一串從來作兩段出落者非是垣字即貼山泉無妨蓋此於六義既屬賦與謂山蓋卑一例字有假借而實爲正說也未爲決絕亦是望之之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小旻之什

西

極處非是恝也與谷風語意悉同纂序按麟士山泉說於四句賦理融徹甚但知其本爲一串卽兩段出落無妨又是依文兩句一連也

詩記逝梁發笱蓋指袞姒伯服盜羈神器之事故爲隱語以絕其覬覦之心且以冀王之感悟也衍義四句分上是推本自棄之由下是致其絕意之辭上是賦指王說下是比指袞姒伯服說無易由言雖指廢嫡之言卻宜渾說此時已被棄特推本言之耳山猶陟其巔不得爲高泉猶入其底不得爲深宮閭非有山泉之高深也王當日自不當易其言使

屬垣之耳得以顛倒其辭致有今日之事讒之人由王有以致之而歸咎于屬垣者亦小弁之謂也一說以山極高而添或陟其巔句以泉極深而添或入其底句以起下屬垣意甚似費力又一說云人心險於山川匪山莫喻其高匪泉莫喻其深一言之易出而屬垣便生慮矣此說亦警策無逝二句設爲戒伯服之辭無逝我梁比東宮之處我之動履在焉無發我苟比國家之事我之經理在焉戒其勿行蓋太子有宗廟社稷之寄豈能忘情乎末言事已至此我欲善其後而非吾力之所能亦將如之何哉辭雖決絕實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小旻之什

垂

則有望王之意蓋處家人父子之變更無別路但有哀傷痛割而已然曲喻引譬婉諷微規動之以至情觸之以天性雖復銅龍永絕金玦長辭猶惓惓冀君之一悟也

指南無易由言一句緊相連說無易由言只宜渾說言不可以意向而輕洩於言語之間也不可就說廢后逐子之言若然則不謂之窺其意向耳玩注無逝四句皆比辭也則比意當在四句後時講多從上二句貼比意未見妥

按莫高一句倒講方明言匪山則莫有高的匪泉則